

孟子要略

第八卷
孟子

蘇子知

好學

PDG

道光二十九年
漢易劉氏棊板
曾國藩署首

同治十三年
傳忠書局集

朱子所編孟子要略自來志藝文者皆不著於錄朱氏經義考亦稱未見寶應王白田氏爲朱子年譜謂此書久亡佚矣吾亡友漢陽劉棻雲傳瑩始於金仁山孟子集注考證內搜出復還此書之舊王氏勤一生以治朱子之業號爲精核無倫而不知要略一書具載金氏書中卽

四庫館中諸臣於金氏集注考證爲提要數百言亦未嘗道及此書蓋耳目所及百密而不免一疏事之常也觀金氏所記則朱子當日編輯要略別爲注解與集注間有異同

金氏於人皆有所不忍章

云要略注尙是舊說桃應問日章云要略注文微不同

今散失旣久不可復覩棻雲僅能

排比次第屬國藩校刻以顯於世抑猶未完之本與然如許叔

重五經異義余隱文尊孟辨之類皆湮晦數百年矣一旦於他書中刺取掇零拾墜遂復故物則此書之出安知不更有人焉蒐得原注以補今日之闕乎天下甚大來者無窮必有能篤耆朱子之書罔羅以彌遺恨者是吾菜雲地下之靈禱祀以求之者也道光二十九年四月湘鄉曾國藩敘

朱子語類五則

第一百五卷

先生因編孟子要旨云孟子若讀得無統也是費力某從十七八歲讀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以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脈絡相貫串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通快亦因悟

作文之法如孟子當時固不是要作文只言語說出來首尾相應脈絡相貫自是合著如此又曰某當初讀自暴自棄章只恁地鶻突讀去伊川易傳云拒之以不信絕之以不爲當初也匹似閑看過後因在舟中偶思量此將孟子上下文看乃始通串方始說得是如此亦溫故知新之意又曰看文字不可恁地看過便道了須是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方是自得這箇意思與尋常思索而得意思不同

葉賀孫

問孟子首章是先剖判箇天理人欲令人曉得其託始之意甚明若先生所編要略卻是要從源頭說來所以不同曰某向時編此書今看來亦不必只孟子便直恁分曉示人自是好了時

舉曰孟子前面多是分明說與時君且如章首說上下交征利其害便至於不奪不饜說仁義便云未有遺其親後其君次章說賢者便有此樂不賢者便不能有此樂都是一反一正言其效驗如此亦欲人君少知恐懼之意耳曰也不是要人君知恐懼但其效自必至此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他在吾肚中轉作千百回便自然純熟某當初看時要逐句去看他便但覺得意思促迫到後來放寬看卻有條理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又且是甚次第底文章某因熟讀後便見自此也知作文之法

潘時舉

敬之問看要略見先生所說孟子皆歸之仁義如說性反以後

諸處皆然曰是他見得這道理通透見得裏面本來都無別物
事只有箇仁義到得說將出都離這箇不得不是要安排如此
道也是離這仁義不得舍仁義不足以見道如造化只是箇陰
陽捨陰陽不足以明造化問古人似各有所主如曾子只守箇
忠恕子思只守箇誠孟子只守箇仁義其實皆一理也曰也不
是他安排要如此是他見得道理做出都是這箇說出也只是
這箇只各就地頭說不是把定這箇將來做如堯舜是多少道
理到得後來衣鉢之傳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緊要在上三句說會如此方得箇中方得箇恰好這也
到這地頭當說中便說箇中聖賢言語初不是著意安排只遇

著這字便說出這字也

葉賀孫

因整要略謂孟子發明許多道理都盡自此外更無別法思惟這箇先從性看看得這箇物事破了然後看入裏面去終不甚費力要知雖有此數十條是古人已說過不得不與他理會到得做工夫時卻不用得許多難得勇猛底人截直便做去

葉賀

孫

敬之問要旨不取杞柳一章曰此章自分曉更無可玩索不入亦可卻是生之謂性一段難曉說得來反恐鶻突故不編入

葉賀孫

朱子文集一則

第四十六卷

答黃直卿書云前書所論大學兩條似未然如此則是明德新民其初且苟簡做一截到止於至善處又子細做一截也知至之至向來卻是誤作切至之至只合依舊爲極至之至然此至字雖與至善之至皆訓極字而用處不同至善是自然極至之至知至是功夫極至之至難作一例說也可試思之此義非獨熹不謂然以示季通諸人亦皆疑直卿不知何故作此見也病中看得孟子要略數章分明覺得從前多是衍說已略修正寫去此書似有益於學者但不合顛倒卻聖賢成書此爲未安耳大學諸生看者多無入處不如看語孟者漸見次第不知病在甚處似是規模太廣令人心量包羅不得也

眞西山文集一則

第二十九卷

孟子要略後序云太守陳侯旣刊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於郡齋又得孟子要略以示學者曰先生之於孟子發明之也至矣其全在集注而其要在此編蓋性者義理之本源學者必明乎此而後知天下萬善皆由此出非有假乎外也故此編之首曰性善焉性果何物哉曰五常而已耳仁義者五常之綱領也故論性之次曰仁義焉心者性之主不可以無操存持養之功故論心爲仁義之次事親從兄天性之自然而本心發見之尤切者也故孝弟爲論心之次仁義者人心之所同而所以賊之者利也學者必審乎義利之分然後不失其本心之正故義利爲

孝弟之次義利明矣推之於出處則修吾天爵而不誘於人爵
推之於政事則純乎王道而不雜乎霸功故義利之次二者繼
之聖賢之學循天理之正所以盡其性也異端之學徇人欲之
私所以拂其性也故以是終焉先後次第之別其指豈不甚明
也哉學者於集注求其全體而又於此玩其要旨焉則七篇之
義無復餘蘊矣雖然學者之於道豈苟知而已耶昔嘗聞先生
與其門人論輯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書不可僅過目而止必
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乃爲自得
嗚呼是又先生教人之要指也予之刻此書也豈苟然哉侯以
序引見屬退惟末學未能窺先生之門牆故於侯之命雖不敢

辭而亦不敢以序自任也故論次侯本語系諸編末爲朋友共講云

朱竹垞經義考一則 第二百三十四卷

孟子要略 未見

真德秀序曰 云云見上

按是序亦載劉燾

雲莊集

王白田朱子年譜一則 第四卷

考異第四卷

光宗紹熙三年壬子六十三歲孟子要略成

語錄云云見上

本附注除知靜江府之下今立一條○要略又名指要一名要指蓋一書也其書今不傳故附載語錄以見其概

凡孟子書二百六十章朱子采入要略者八十五章其不入者
曰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章 寡人之於國也章 寡人
願安承教章 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孟子見梁襄王章 莊
暴見孟子曰章 文王之囿章 交鄰國有道乎章 齊宣王
見孟子於雪宮章 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王之臣有託其妻
子章 所謂故國者章 湯放桀武王伐紂章 爲巨室章
齊人伐燕勝之章 齊人伐燕取之章 鄒與魯閔章 滕小
國也章 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章 以上梁惠王篇 曰仁則榮章
尊賢使能章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天時不如地利章 孟
子將朝王章 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章 孟子之

平陸章 孟子謂蚺鼃曰章 孟子爲卿於齊章 孟子自齊

葬於魯章 沈同以其私問曰章 燕人畔章 孟子致爲臣

而歸章 孟子去齊宿於晝章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章

孟子去齊居休章 以上公孫丑篇 曰滕定公薨章 滕文公問爲國章

有爲神農之言者章 墨者夷之章 周霄問曰章 彭更問

曰後車數十乘章 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章 孟子謂戴不

勝曰章 不見諸侯何義章 戴盈之曰章 陳仲子章 以上滕文

公篇 曰三代之得天下也章 人有恆言章 天下有道小德役

大德章 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 伯

夷辟紂章 求也爲季氏宰章 存乎人者章 恭者不侮人

章 男女授受不親章 君子之不教子章 有不虞之譽章

人之易其言也章 人之患章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章

子之從於子敖來章 不孝有三章 舜生於諸馮章 子

產聽鄭國之政章 君之視臣如手足章 無罪而殺士章

君仁莫不仁章 非禮之禮章 中也養不中章 言人之不

善章 言不必信章 養生者章 博學而詳說之章 以善

服人者章 言無實不祥章 徐子曰章 王者之迹熄章

君子之澤章 可以取章 逢蒙學射於羿章 西子蒙不潔

章 天下之言性也章 公行子章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

章 曾子居武城章 儲子曰章 齊人有一妻一妾章

以上離婁

篇

曰語云盛德之士章

堯以天下與舜章

人有言至於禹

而德衰章

百里奚自鬻於秦章

周室班爵祿也章

敢問

友章

敢問交際何心也章

士之不託諸侯章

敢問不見

諸侯章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章

齊宣王問卿章

以上

萬章篇

曰性猶杞柳也章

生之謂性章

何以謂義內也章

羿之教人射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章

小弁小人之詩也

章孟子居鄒章

先名實者章

五霸者章

魯欲使慎子

爲將軍章

今之事君者章

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丹之治

水也章

君子不亮章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

古之君子

如何則仕章

教亦多術矣章

以上告子篇

曰行之而不著焉章

恥之於人大矣章 古之賢王章 孟子謂宋句踐曰章 待
文王而後興者章 附之以韓魏之家章 以佚道使民章
霸者之民章 仁言不如仁聲章 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人
之有德慧術知者章 有事君人者章 伯夷辟紂章 易其
田疇章 孔子登東山章 楊子取爲我章 柳下惠不以三
公易其介章 有爲者譬如掘井章 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
章 詩曰不素餐兮章 仲子不義章 孟子自范之齊章
食而弗愛章 齊宣王欲短喪章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道則高矣美矣章 天下有道章 滕更之在門也章 知者
無不知也章 不仁哉梁惠王也章 春秋無義戰章 盡信